

乱世奇缘



新纪元文学作品选辑

主要内容

寓言：

葡萄的味道

蚂蚁与人

小说：

乱世奇遇

正信不可欺

永远的百合花

纸玫瑰

流泪的青春

英子的三天两夜

变红的枫叶

乱世奇遇

(一)

一大早做了个奇怪的梦。隔壁阿强叫我去看他新买的一辆车。我到那一看是一辆红色高级小轿车。我高兴地伸手打开车门，却大吃一惊：一口黑棺材躺在车里面。刚想瞅个明白，那棺材盖儿自个儿就打开了，里面钻出一小男孩来。

惊醒后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望着天花板发呆。

莫非是应了那件事？

前几天阿强妈来找我，担心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家里老婆小孩吃饭成问题，就让我帮着儿子开出租车。阿强开白天，我开夜班。当时我感激得立

刻答应了下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出车，阿强下午 6 点左右会将车开回来。怎么不早不晚，一大早会做这么个梦？

“哎，一个人在发什么呆啊？”不知何时太太已醒了。

我把梦里的情景跟她说了一遍。“你说这棺材和小孩是怎么回事？难道有小人暗算会出人命？”

“梦里的事还真说不好。你说这年头世道这么乱，我们这一带出租车司机遭抢出事的时有发生。你要不起来后跟阿强叮嘱几句，让他这几天出车时留点神儿，如果觉得对方不可靠就别载。”

“会不会是冲着我来？今晚我开始出车。”

太太想了想，说：“你怕什么，你以前都练过武术，几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现在你不打人也能防身。不过小心点儿不会有错。你说真有要债的咱也躲不过，真遇上小人了，那就冷静处事，别冲动，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好了，别胡思乱想了，越害怕越招邪。”

经太太一说，我也平静下来了，心想真是那样的话也可能是有段因果要了结吧。不过心里总还是有一丝不安。

快 6 点时，楼下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阿强回来了。我赶紧穿上外衣，和太太孩子打声招呼就出车了。

终于，我看到了

您用善心理性思考后

对纯真的大善大忍的敬仰

终于，我看到了

您被唤醒的心灵对宇宙真理的渴望

终于，我看到了

您心中那不灭的渐醒的希望

长夜将尽！天现曙光！

世人啊

你可曾想过

在对“真，善，忍”的态度上

你的内心应如何衡量？

虽是文艺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邪恶的江 XX 政府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群众的残酷镇压以及大法弟子坚持真理的伟大壮举。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知道法轮功真象，将“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记在心中，抵制邪恶，支持善良，用您的良知和善念开创美好的未来！

大法修炼不求名、不求利，强调用“真善忍”的法理约束自己。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文化高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只要坚持修心炼功者无不深深受益。持之以恒的精进实修，使广大修炼者无论在身体素质还是在心性水准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可喜变化。与此同时，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澳洲、欧洲、北美，正在得到各界各民族各种族有缘之士越来越多的理解和珍视。近年来国际社会鉴于李洪志老师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奖励已超过七百多个；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公告了自己的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

想进一步了解，请用代理服务器（可用搜索引擎查找使用）绕过封锁，访问明慧网：www.minghui.org。或发空电邮至 article@goodarticle.org，以 get help.zip 为标题(Subject) 得到帮助及全部文件列表。

长夜将尽

浓黯的阴霾就将被驱尽了
天空已露出碧澄的晴朗
肆虐的狂风就将止息了
空气中已飘荡新生的芬芳

疯狂的暴雨就将无力地消失了
清翠枝叶上的水珠已耀出
灿阳的彩光

漫漫的黑夜就将到尽头了
远处那喷薄欲出的红日已映照
曙光的辉煌

家人啊
在三年的残酷迫害中
法轮大法依旧巍然屹立
他们的和平之路是否引起您
理智的思量

亲友啊
在独裁者用自焚惨案和疯子杀人
对爱护珍惜生命的法轮功的
荒唐栽赃中
您是否已洞察漏洞百出的弥天大谎

邻里啊
在无数真实可信的
残酷迫害的真相面前
您是否已走出被谎言蒙蔽的迷惘

同事啊
抛下为邪恶迫害掩盖而造假的案例
在您接触的
真正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
您见到的是怎样的慈心和善良

终于，我看到了
您明白真相后心灵震撼的泪光

(二)

第二天一早，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家门。太太一见我，腾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怎么才回来？昨天半夜是咋回事儿？”

“嘿，说来话长。”我慢慢走到床边。“你猜怎么着？还真应了那梦，出了件事儿。”

太太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昨晚碰着俩个人，想劫我的车，谋财害命。”

“那你怎么半夜把我叫起来，让我把家里仅有的 300 块钱拿出来？还说是碰见你的朋友，爱人生了孩子，父亲又有病，手头无钱。”

“这里面故事多了，我慢慢给你说吧。”我往床沿上一坐。

(三)

昨晚 10 点左右，送客到了火车站，想起今天一大早还有事，便开了车往家走。

走出不到 100 米远时，就见两个年轻人向我招手，我把车开到他们跟前停稳了。那两人个头差不多高，年龄大的那个看上去也不过 30 来岁，穿身蓝西服，戴着黑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剃一小平头，圆圆的眼睛不大，可骨溜溜的挺有神，隐约闪露着一丝凶光。年轻的那位 20 刚出头，身穿浅蓝色方格夹克服，留着长

头发，东张西望地跟在小平头的身后。

“去桃园新村多少钱？”小平头问我。

我还真不知道，就告诉他车上有表，打表最准。

他说：“打表太贵了。到那儿最多不过 20 公里左右。”

我就跟他说打表到站后我再从计程费中让他 5 元钱。他俩互相看了看，点头说可以。小平头拉开后门往后排上一坐，长头发替他关了门，拉开前门坐在我的旁边。

小平头坐下就说：“直奔桃园新村，具体地点开到时我再告诉你。”

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想起梦里的情景，但转念又想想你跟我的话，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说了声“好”就启动了车。

那两人一开始都不说话，过了一會兒，小平头问：“这车是你自己的？还是租包的？”

我说：“也不是自己的，也不是租包的，是给朋友帮忙。”

小平头又扔过来一连串问题：“每天开到几点？每天平均挣多少钱？别人晚上都是两个人开，你怎么一个人？不怕有坏人么？”

他这一问我倒平静下来了，心想：看来是来者不善，我倒要看看他们俩要唱出什么戏。我从后视镜上瞅了他一眼，不紧不慢

地说：“怕什么？什么事都不会是偶然的。人活着不就还债讨债吗？真有债主找上门那也躲不了，不欠别人的他也拿不动。反正是善恶有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小平头愣了一下，说：“不一定吧。像我吧，人不笨，干得也不错，觉得自己也不坏，为什么好事却轮不到我头上？”

我说：“那得看什么样的事你认为是好事。有些事你看上去是好的，还不一定是真好呢。”

我停了一下又说：“不知为什么，你上车时我一看你这人就觉得不一般。”

小平头问我：“是么？你会相面么？”

我说：“不会。不过从你的眼神，五官看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老婆也这么说。她说我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小平头眼中闪过一丝凶光。我说：“那你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知道一个人不管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到时候都一定要有报应的，也就是说善恶必报。过去老人不是常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

小平头突然不吱声了。

过了会儿我问：“还有多远？”

小平头说：“过去前边的十字路口，从小桥向东走不远就到了。”

到了路边一座小桥，小平头用手一指说从这向东。我向东开了大约 500 百米左右，这时小平头说了声：“好了，停下吧！”

说到这儿，太太拽住了我的手。

“别紧张，听我慢慢说。”

(四)

我还未来得及停车，坐在我身边的长头发突然从夹克服里抽出了一把长约 40 公分、宽约 5 公分寒光闪闪的短刀来，对着我，威逼我赶快停车。

我平静地把车停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小平头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么？快过年了！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我们都下岗了没有工作，我老婆刚生了孩子，实在没办法。我就叫上我的侄子，出来弄俩钱花。”

说着，就把手伸到他那看上去重重的黑色手提包里去。

我一听，还真应了那个梦，碰上讨债的了。

这时，那叔侄俩人拿着刀，顶着我的肋就要搜我的身。我看了他俩一眼，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们这下找对人了！”

在这夜深人静的旷野里，我的声音听上去特别震耳。叔侄俩

一位老人从远处走来。路过展板时，他停了下来。展板上的图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微微弓下腰看了起来。起初是匆匆地浏览，渐渐地老人仔细地看起来。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行人和车辆在他身后匆匆而过，老人聚精会神地看着。

志平站到一边，静静地望着老人。他不想打扰老人，那展板上也有他想说的一切。

看完最后一块展板，老人直起腰，望着面前的志平说：“小伙子，你们不容易呀。”老人望了一眼远处，沉吟了一下说：“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出来，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那里。”说着，老人伸手指向远处，志平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路边黄色的围栏围着一个没有盖的下水井，四周是醒目的警示牌，提醒着人们注意安全。

志平转回头，一脸的不解。老人缓缓地说起来：“人们对围栏和警示牌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人知道围栏后面有危险，所以见到警示牌马上会离开，同时心里会感谢立牌人想得周全与好心。然而有人不知道围栏后面有危险，就会觉得围栏和警示牌妨碍了他走路，心里就会不高兴。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绕道而行，避免了危险的发生。”停顿了一下，老人接着说：“你们站在这里，就象那围栏和警示牌，免除了人们落入谎言的陷阱。”老人望了一眼志平身后的中领馆办公楼，拍了拍志平的肩膀：“坚持住，人们需要你们。”

志平日送着老人走远了。

远处，大路两边的枫树叶已经微微地变红了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高层次修炼法门，修炼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

法轮大法（法轮功）自1992年5月公开向社会传出以来，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在全世界吸引了上亿有志有识之士。并在全世界近60个国家迅速弘传，其著作被翻译成二十几个语种广为传播，中外有许许多多的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博士、教授等知识分子都是坚定的大法修炼者，佛法普度众生，其他各种知识层次、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有。目前在台湾修炼人数估计已有十多万，其中包括知名学者，教授，主治医师和各行各业的人士。

不要把爱丽丝吵醒了。”对着他们比了个手势，圣诞老人轻手轻脚的从爱丽丝的屋内走出。尼克夫妇也跟着出来了。

“我以为、我以为圣诞老人只是个传说……，”罗丝率先开口。“是的，我是个传说。但，我也是现实的。我代表的是纯真与善良。可是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也不再在乎这些了。我赖以生存的环境消失了，我也只有跟着消失。”圣诞老人难过的讲。“但，现在？您，怎么又出现了呢？”尼克好奇的问。“因为善良与纯真的再现。”“您说的是爱丽丝吗？”“不，不仅仅是爱丽丝。你们知道真、善、忍吗？”“真、善、忍？您说的是法轮功？”“是的，真、善、忍！法轮功！那么多的人在做一个好人，那么多的人在呼唤善良。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里有着无数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人们真相，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纯真善良，他们使我得以重返世间。今天，我听见了爱丽丝的愿望，所以我出现在她的梦中。”“您告诉了她什么？”“这个……”圣诞老人神秘地一笑，“何不让爱丽丝告诉你们呢？”说完，圣诞老人的身影消失了。

“妈咪，妈咪。真的有圣诞老人！”摇晃着罗丝的手臂，爱丽丝叫着。“嗯？什么？亲爱的？你说什么？”“真的有圣诞老人。你看，他给我留下了娃娃。还告诉我，如果我希望世界可以和平，人人都能变的善良的话，就先从自己做起。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孩子，一个以真、善、忍为标准的好孩子。他还告诉了我法轮功。妈妈，什么是法轮功？他能使世界变得和平，人们变得善良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要学法轮功！”“是的，孩子，他能使世界变的和平，人们变的善良。我们一起去学法轮功！”轻抚着女儿的长发，罗丝喃喃道。

变红的枫叶

时光在展板前悄悄地流过。中领馆前的那棵大枫树的叶子已经微微地变红了。

9点钟，志平又准时站在了展板前，他手里捧着一叠资料。早晨的阳光照在他刚刚下了夜班、带着一丝疲倦的脸上。

几个月来，每个上午志平几乎都是在中领馆前度过的。当行人停下来看展板时，他会送上一份资料，向人们讲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故事。闻者无不动容。

今天他还象往常一样站在展板前，微笑着望着来往的行人与车辆。

被我的笑声惊呆了，拿着刀愣在那里。

我望着他们说：“你们不就要两个钱么？这好说！但是必须听我把话说完。”

“你们为什么走这条路？如果你们现在都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的话，如果你们在银行里有一笔钱的话，叫你们走这条路你们都不会。是谁让你们走上这条道的？”

小平头说：“是江泽民逼的。要不谁放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不过，大冷天的找这麻烦？”

我说：“说得好！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守我的热炕头，深更半夜的还要出车？”

“还不是要赚几个钱嘛。”

“没错，我也是被江泽民逼得被单位辞退，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你我是一样的受害者。你们知道么？江泽民放着下岗工人，失学儿童，农民，退休老人不管，自己挥霍无度，购买专机，造大剧院，每年还要从国库拿出几十亿元人民币给儿子，让他搞电话监听，网络封锁，镇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我就是炼法轮功被他们逼下岗的。”

小平头马上说：“你是炼法轮功的？我们那有很多人炼。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我看着他说：“你今天是碰上好人了。看来我们的缘份还挺

大的。你可能还不相信，早上就有人点化我，说我会碰上你们。”

叔侄俩张着嘴看着我，我就把那个梦讲给了他们听。“我本来不想出车，可是我想，若真有一段因果，那也躲不了。不如坏事变好事，了了这笔债，还能救一条人命，说不定是二条命呢。”

我望着他俩接着说：“你们走这条道可是条死路啊。我为了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到北京上访讲真相，也曾被拘留过，被关、被打，失去了工作，单位扣发工资。这些在不修炼的人眼中是难以想象的。一般的人吃不了这个苦。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不是炼法轮功的话，可能和你们一样；也可能比你们还厉害，弄不好你俩早让我打趴下了。今晚这事对我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

我又对长头发说：“你那玩艺儿对我不好使，赶快收起来吧！”

长头发赶紧把刀扔到了地上。

我说：“你们过来。”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两份真相材料递给他们。

叔侄俩同时用双手接过去，继续听我说。“江泽民心眼小得不行，妒忌心大得不行，人邪得不行，见我们师父传的这个功法这么受人欢迎，炼的人数都超过那个共产党员的人数了，又气又

怕，一意孤行地发动起这场比文革还要文革的运动。现在公安局派出所放着真正的坏人不管，见炼法轮功的就抓，对他们拘留、判刑、劳教，将好好的人打死、打伤，这些你们可能也都听说过。”

长头发说：“是。我们那儿就有不少被抓起来了，还把他们送进什么劳教所、转化班的。出来时个个都给折磨得只剩一口气。有个老太太因为在街上发你们法轮功的传单，被他们抓进去后活活打死了，连个尸首都不让子女见。红光满面的进去的，最后只剩一骨灰盒。”

我说：“像她那样的在全国很多啊。可是即使这样，法轮功学员还继续给老百姓发真相材料，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为了让老百姓明白是非，不要被谣言诬陷蒙蔽了做出将来会后悔的事。”

小平头说：“大哥，我佩服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你们不怕死。”

我说：“我们可不是在闹革命，要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炼法轮功的个个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看我以前练武，可现在你叫我打人我都不会动手的。修炼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师父讲：‘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如果不放下生死，我们能修到现在么？

我们还能在这样的困境中跟老百姓讲真相么？”

我向他们招招手：“来，听听我们师父是怎么说的。”

我将师父的新经文放到汽车的放音机里，打开让他们听师父的新经文。他们静静地听着，听得很认真。

大约听了 20 分钟左右，这时小平头双手抱头，痛苦地说：“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了？大哥，我真对不起您了，我没脸见人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咱兄弟俩缘份大，今天这事还是喜事呢。以前修佛的人有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的一生活着的确不容易，知错就改，能改就能做好人。”

小平头问：“怎么就能炼法轮功？”

我说：“你最好先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了解书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能按照书上师父讲的去做的話，再炼动作，五套功法很简单。”

小平头说：“大哥能给我弄本书吗？”

我当即答应：“可以，只要你想学。”

我一看表，都快半夜了，便对叔侄俩说：“咱们回去好吗？”

他们互相看了一下，异口同声：“好！我们跟你回去！”

胞在春天的某个时候会懂得这叮 | 嘱中的深深眷顾……

童话：圣诞之夜

“妈妈，真的有圣诞老人吗？”躺在床上，爱丽丝问正在帮她盖被的妈妈罗丝。“是的，孩子。圣诞老人是存在的，他会满足你的愿望，就在今天晚上。”吻了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罗丝温和的说。她和丈夫早已买好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什么都可以吗？”睁着漂亮的大眼睛，爱丽丝惊奇的说：“圣诞老人真的什么都可以满足我吗？他真的能知道我的愿望？”“是的，孩子。圣诞老人他无所不能。”那个洋娃娃爱丽丝早就想要了，因为价格的原因一直没能满足她的愿望。罗丝相信当明天早上女儿看到那个娃娃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那么……”爱丽丝从被子里伸出两只小手虔诚地放在胸前。“我希望世界变得美好、和平，人人都能友好相处，所有的人善良、美丽。”“啊？”罗丝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怎么也没想到才 5 岁的爱丽丝会许出这样的愿望。“告诉妈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愿望？是谁欺负了你吗？”“不是”爱丽丝摇摇头。“是电视。它每天都在播放哪个地方有战争、哪个地方有瘟疫。世界好乱，我不喜欢这样。”想起电视中那些痛苦的面孔，爱丽丝皱起自己秀气的眉毛。“这……”世界的和平，不是她和丈夫能满足的愿望呀。而且，她也好希望世界能变成这样。

“尼克，我们不可能满足爱丽丝的愿望了。”回到自己的卧室，罗丝告诉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怎么，她不喜欢洋娃娃了吗？”“不，她要世界的和平，人们的善良。”罗丝为难地说。“什么？”尼克大吃一惊的看着自己的妻子。“这，真是爱丽丝说的？”“是的。因为放假的缘故，这几天她看了好多电视。每个节目都在告诉她人们的痛苦。怎么办？今年的圣诞节她会失望的。”想到心爱的女儿会失望，罗丝心中不忍。“不要伤心，亲爱的。这只不过是小女孩一时的感慨罢了，等到明天她看到心爱的洋娃娃就在自己的床边，一定会忘了这件事情的。”“希望是这样。”叹了口气，罗丝无奈地说。

“好了，现在，让我们去当爱丽丝的圣诞老人吧。”抱起半人高的娃娃，尼克搂着妻子来到女儿的房间。他们刚把房门推开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人从他们女儿的脑中飞出。

“你是谁？”眼看这名神秘人就要离开，尼克开口询问。“圣诞老人？！”听到尼克的声音，那人回过身，他的样貌使尼克夫妇大吃一惊，这和蔼的面孔，飘飘的白须，不是圣诞老人又是谁？“嘘——，

下车时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礼物。粉刺缓过神来，探身到前面司机位上猛摁喇叭。出租车慢了下来，司机从车内伸出左手，做了个国际通用手势，然后一加速，左窜右拐，泥鳅一样滑跑了。粉刺翻了翻白眼，差点儿背过气去。

英子晚上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奇怪，这个时候，能到哪儿去呢？可能嫌寂寞，到弟弟家去了？英子拨通了弟弟的号码。“喂。”那边传来女子的声音。“弟妹吗，我是英子。现在在北京开会。家里好吗？妈妈是不是在你那里？”女子惊叫了一声，“大姐呀，你可把我们害惨了！你一个月前给妈寄了张生日贺卡，是不是？寄就寄吧，干嘛夹了个法轮功的小册子？结果让邮局查出来了，把妈弄到学习班里去了，到今天还没出来。雄子现在陪妈去了。我要不是照顾小孩……”英子的心冷下去，

“弟妹，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也很难受。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是我的错吗？是我蓄意让你们过不好日子吗？”女子开始哭泣，“大姐，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向很照顾我们。都是那个天杀的江泽民，搞得人心惶惶……”一阵盲音，电话被掐断了。

英子一直工作到午夜。

第三天

粉刺仍旧负责接送英子。两人熟络了许多，英子给他讲法轮功在国外的洪传情况，粉刺听得津津有味，对于英子这样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修炼法轮功，颇觉耐人寻味。

下午，英子被送往机场。经过一座立交桥时，看见几个警察正从桥上勾着腰摘一个红色的横幅，英子一眼瞥见上面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法轮大法好”，一股浩然正气直冲英子的胸口。在加拿大，这样的横幅她见过无数个，但在中国，是多么的不易！一滴滚热的泪水悄悄滑过英子的脸颊。车速很快，粉刺可能没有注意到桥上的情形，因为他并未大喊大叫。

旅客开始登机。粉刺在英子的耳边小声说，“韩小姐，别忘了，走到哪儿，你都是中国人，中国的法律都能管你。你在加拿大的住址和电话我们一清二楚，别太张扬了，要炼在家偷偷炼好了。另外，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来中国了，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吧。”

英子透过舷窗望着下面萧瑟的冬景，那片熟悉的黄土地上十几亿可贵的中国人哪，英子的心怀着丝丝疼痛向故土和同胞默默叮嘱：大家一定要维护“真善忍”啊，只有更多的人能做到，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有福的同

(五)

车到家门口时，我对他俩说：“走，一起去我家坐坐。”

小平头说：“太晚了，不打扰了。”

我一想，确实很晚了，你和孩子可能早睡了，家里也没地方坐。就说：“那你们等我一下。”

我进门把你叫醒，让你拿些钱出来，转身又拿了一本《转法轮》，就又出了门。

叔侄俩怎么都不肯拿钱。小平头对我说：“大哥，我不能拿你这糊口钱！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这两年日子过得比谁都紧，被江泽民整得够惨的。我怎么还能再雪上加霜呢！”

我说：“你现在比我更需要钱。我现在好坏能开出租赚点生活费。你就先拿着吧。”

小平头急了，要给我下跪。我拉着他，说：“咱们都成一家人了，还分你我？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我就行了。钱是小事，我这里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呢。”说着，我就把《转法轮》递了过去。

小平头双手接过书，说：

“大哥，我一定好好去找份工作，尽快把钱还给您。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你们炼法轮功的真是天底下打灯笼都难找的好人啊！”

我本想开车送他们回去，可他俩死活不让，转身就走了。

太太问：“那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

我说，我回来后看到阿强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把他叫了出来，把今晚发生的事跟他讲了一遍。他听后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叫他：“对这种人决不能手软，你多年练的武术干什么用了？”

我说：“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修的就是‘真善忍’，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真是不可思议。”

听到这里，太太已是泪流满面：“是不可思议。要没咱师父看着，早就出事了。可现在不光你那笔债磨过去了，还救了两个有缘人。”

我坐在床沿上，拉着太太的手，眼睛也模糊起来了……

送女儿上学出门，在院里碰上阿强妈，她一把拽过我的手，对我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阿强都跟我说了。这事要让阿强遇上还不知是什么后果呢。”她说着眼就抹起了眼泪。

“我看过那本《转法轮》，都是教人做好人，讲‘真善忍’。”阿强妈边说边伸出大拇指：“你们师父真伟大！他的弟子真伟大！”说着又拽过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六)

三天后的傍晚，我正要去车，看见叔侄俩远远走来。我赶紧和阿强说：“来客人了，你跟我来。”

我一边把叔侄俩往家里请，一边把阿强和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刚进门坐下，小平头就说：“大哥，那天我回家后就把全家人都叫了起来，说我们叔侄俩今天是遇上贵人了。我老父亲听完事情的经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了一句：‘法轮功就是俺亲爹！’”

他侄子接过话说：“我婶听完此事，跟我叔要过《转法轮》就跑一边坐下，一口气看到第二天上午看完，说她也要修炼法轮功。”

小平头又说：“我三哥是公安局副局长。我今天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讲不能再跟着江泽民做糊涂事了。开始我三哥说法轮功是 XX，又说他是拿了上头的钱，就得替上头做事。我就把是

怎么认识大哥您的经历告诉了我三哥，并告诉他，我和我老婆看了您给我们的书后也想要炼法轮功。您猜我三哥说什么？他说：

‘每当我说法轮功不好时，说句实在话，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很不是个滋味。’”

小平头继续说：“大哥，这几天我什么都不干，就想看书，睡醒觉第一件事就是先拿过《转法轮》来看一下。”

说着，他掀开衣服用手一指，让我看，原来是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转法轮》。他说：“口袋是我自己缝上的，走哪带哪。”说完嘿嘿笑了。

我也笑了……。

根据明慧网 2002 年 5 月 8 日文章“开“的士”夜遇持刀客 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改编。（【明慧网】2002 年 9 月 23 日）

寓言新说：葡萄的味道

记得寓言故事中说，过去在遥远无边的大森林中住着一只大尾巴的红狐狸，多年来它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吃着枝架上那让它馋涎欲滴的葡萄，它气得常望着葡萄愤愤地叫喊：“这葡萄是酸的！让那些馋嘴的麻雀去吃吧！！”

一些过往于藤蔓林荫间的鸟兽听后不作调查，只看表面，心想：狐狸大姐这么漂亮，它说的不会是假话，便轻易放弃了这纯正的美味，远离了这难寻的居家之处；长年饱食葡萄浆果的众多鸟儿深知葡萄的

偷地乐。胖子一拍桌子，“老实点儿！凭这个就可以把你逮捕。别看你有加拿大护照，你还是中国人，犯了中国的法律，照样判刑。”最后看看实在问不出有何图谋不轨，既未怀揣耐火的雪碧塑料瓶意欲上天安门广场，又没携带加拿大产洋雷管去炸铁路。胖子吧哒吧哒嘴，“韩英子，尽管你此行目的单纯，但作为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犯法，反政府，尤其你的背景，涉及勾结国外反华势力，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先放到一边，咱来点实在的。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尽管你是加拿大公民，我们也有这个权力，你先写个悔过书吧。只要写了，既往不究。”粉刺立刻递上纸笔。英子绷紧了脸，“如果一种信仰那么容易就被剥夺的话，它本身也就不值钱了。你们之所以直到今日还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正说明我们的信仰已经深植于心中，是任何外力都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宇宙的法理。如果你听明白了我的话，就省省吧，别费力气了。”粉刺保持着半哈腰的姿势，双手伸出，僵在那里。胖子松了松领带，咽下一口唾沫。

英子换上深蓝色套装，挽了头发，提着公文包下了楼。昨晚，或者说今晨，胖子毫不避讳地把两件行李当面还给英子，但没收了她打印的文章。

粉刺正在厅里遛达，见英子下来，迎了过去，“韩小姐，我们知道这两天你有会，我们负责照顾你怎么样？”英子撇了他一眼，“你们心肠真好，谢谢。”粉刺一乐，“甭客气，我们应该做的。另外，韩小姐，我们把你的回程机票改到明天下午，因为从你的日程安排来看，会议明儿中午就结束了。不知韩小姐原打算还有什么活动？”

英子哭笑不得，“我还要去山东看我妈呢！”粉刺打个哈哈，“看不看妈有啥大不了的。韩小姐，你们法轮功不是讲放下名利情吗，我这可是在帮你去掉情哟。”英子诚恳地看了他一眼，“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当然啦，你现在想看书也没地方看，上头说啥，你也就只好听啥，信啥。”

车子在二环上等红灯的时候，斜刺里挤进一辆白色桑塔那出租车。粉刺气得直骂，英子已经很久没有领略到北京人的伶牙俐齿了，她深深感到，为人父母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骂了几句，粉刺突然卡壳，指着前面的车子，张大嘴说不出话。英子在那一瞬间，看见桑塔那的后车窗下部贴着一张白纸，大大的红字写着“法轮大法好！”英子忍不住笑出了声。出租车上没有乘客，估计前一位客人是法轮功学员，

提着简单的两件行李步下舷梯。她深深地吸了两口二月冰冷的夹着尘土味儿的空气。英子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样的空气以后很难再呼吸到了。

在华侨酒店的客房里，英子取出文件夹，确认了一下明后天会议的日程和地点。飞了十几个钟头，疲乏的感觉漾了上来，英子在床上打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倒头睡去。

“铃……”刺耳的铃声把英子吵醒。英子抓起电话，“哪位？”“您好，这里是服务台，韩英子小姐吗？大厅里有朋友找您。”

等电梯的时候，英子想：可能是中方的合作伙伴吧，我已经通知他们何时到达。

英子刚一步出电梯，正向大厅里张望，旁边即有四个人围上来。一水儿的西装，墨镜。英子在一秒钟之内发现已动弹不得。还没等英子开口，为首的胖子从怀里摸出一张证件，在英子面前晃了一下，快如闪电，英子根本就看清照片上是男是女。胖子压低嗓音说：“国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旁边的年轻人把脸凑近英子，“不许喊叫。”几颗粉刺在英子的眼前发着红光。

英子坐在后排，左右一边一个国安局人员。关上车门后，右边的粉刺递给英子一副墨镜。英子戴上，颇觉可笑，好莱坞电影

真实版。一个在加拿大默默无闻的小工程师，到了中国居然成了重量级人物了，出门有专车，随行有保镖。英子的嘴角漾开一抹笑容。

车子在市区开了将近三十分，驶入一个不大的院落。英子被带进一个房间。

凌晨时，英子回到酒店。

第二天

七点钟，英子被定时器叫醒。冷水洗了把脸，英子摇摇头，昨天的事宛如一场梦。

从下午至夜半，十几个小时，翻来覆去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到北京要见什么人？”英子怀疑自己是否在讲中文，否则不会一个题目回答许多遍对方才明白。后来英子问他们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要遭审问？粉刺到另一个房间拿了几张纸，摊在英子面前，胖子一脸严肃地说“你的罪名是非法带入违禁品，证据确凿。”英子看了一眼，是自己从明慧网上打印下来的北京日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等政府办的报纸在法轮功遭镇压前对法轮功的正面报导文章，原本放在皮箱里的，肯定他们搜了自己的房间了。

英子笑了，“这些文章可不是我写的。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我是不会干的。”粉刺别过脸偷

芳香甘甜，祖祖辈辈安居和耕耘于藤蔓丛中生息繁衍；松鼠、猴子、斑马、羊、鹿、象等很多聪明动物也了解狐狸本性狡诈，惯用欺骗伎俩，它们没上当，毅然在此定居下来，融入这和睦美好的大家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神奇的葡藤伸得老高老高，广展森林遍野，藤杆壮实，根系发达，枝茂叶盛，四季常青，硕果累累，造福天下。引得天上的仙鹤、凤凰也来藤蔓中安了家，百灵欢歌，鹤凤飞舞，互敬互助，诚善幸福。红狐狸见状更是妒火中烧，心如猫抓，唾沫喷溅，张口就骂：“你们真是目中无狐、个个该诛！老娘这次非得把你除！”怒从胸内起，恶向胆边生。奸诈的狐狸谋划着如何砍掉葡萄、整治那些欢乐的生灵。它很快纠集了豺、狼、鳄鱼、黄鼠狼、黑乌鸦等一帮专干坏事的禽兽，展开了对葡萄园的讨伐。黑乌鸦搞宣传，鳄鱼、豺、狼作先锋，对准枝条，竖起尾巴、放出臭气、露出尖牙，暴风骤雨般扑向葡萄园和善良的动物们，因为葡蔓壮实高挂，坏蛋们摇断了尾巴也没法。葡林万物正义在胸，良言苦口，据理规劝：“你们不应这样干，绿茵丛中有我们的家！”“丰盛香甜的果实养育着我们，幸福和美好永远离不开它！”“你们是在做坏事，赶快停止破坏吧！”

这帮禽兽生性凶恶，正义的呼声哪能打动它。它们更加凶残地迫害敢于说真话的动物。红狐狸重新擂响战鼓，黑乌鸦闻声磨喙擦爪，黄鼠狼为抢功劳粉墨登场，它一边想象着祖传秘方的厉害：杀伤力竟可与原子弹媲美，众多的生命定将在这烟幕中身亡；一边鼓足腮帮、扩充肺活量、垫着后腿、翘起尾巴、冲着成片的葡萄园像机关枪、迫击炮式猛烈地放了个痛快。刹那间浓烟翻滚、天暗地昏……黑乌鸦急不可待，忙展翅冲向空中拖长沙哑的嗓音叫开了：“狐狸大姐早就说这葡萄是酸的，不仅如此，现在按权威认定：里面还含有砒霜！这些年来很多家族都有成员死亡。我们大姐讲，这些都算葡萄造成的灾难，我们要轰轰烈烈地把它连根拔掉！谁敢不听从，小心命难保！大家都跟我高呼：‘葡萄——有罪！罪责——难逃！’……”大造舆论攻势，欺骗不了解真相的善良动物，并且采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要求动物个个签名，以支持它们的邪恶破坏。

毒烟裹着噪声，着实让大伙闻而生畏，呕吐恶心。娇柔者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晕头转向，有的确实被熏倒；刚健者驱散迷雾，心明眼亮，冒着危险，大讲真相：“不要轻信，不要上当！”“这是造谣诽谤！这是迫害中伤！”“我们在此生，我们在此长，世世代代都受这葡萄的恩泽滋养，我们最有发言权，且听我们把话讲：葡萄香甜又清爽，营养丰富世上难找，食者受益无穷美妙，不妨请你尝一尝。”狐

狸听罢气红了眼：“顺我则昌，逆我则亡，你们胆敢来违抗，老娘要你命来偿！豺！狼！鳄鱼全都上！抓、扯、撕、咬皆无妨！立功有赏！立一功——有一赏！！”

阵阵腥风血雨席卷大地，声声电闪雷鸣惊醒梦中生灵。狂风过去，烟消云散，阳光普照，天空湛蓝，雀鸟仍然欢歌笑语，葡藤更显挺拔苍劲。天理昭昭，善恶必报。狐狸玩火烧光毛，豺、狼助纣损了牙，鳄鱼把眼睛，黄鼠狼气虚力乏断了命，臭水坑中死乌鸦。

听完故事寓意啥？请君慢慢回味吧。要知真和假，实际去调查。葡萄究竟怎么样，你得亲口尝尝它。切莫信馋言，盲从害大家。

小小说：正信不可欺

文/轻云

（根据 2000 年 10 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故事改编）

欣欣化工产品生产厂是个附近闻名的百人小厂，坐落在市郊一片白杨林环抱的开阔地里。厂虽不大，但科室齐全，管理规范，厂规严格；领导层不贪不腐，文明管理，接受监督，凡事关工厂和职工利益的大事小事，都通过各个科室下达到班组，工人们的反馈又会回流上达，整个厂形成一种和谐的厂风，人心舒畅，工作舒心，效益也长年居高，成为化工系统的一面旗帜。

和谐的小厂随着 1999 年 7 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气氛就象整个城市一样，变得莫名地惶恐紧张、烦躁不安、沉闷压抑起来。人们看见老厂长程诚整天皱着眉头，爱说爱笑的他突然间默不作声了。

也是，厂里有三十来人都是法轮功学员，不仅有科室里的干

部、科技人员，也有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占工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明明是他们把全厂带动得兢兢业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可一夜之间，这三十来个在老厂长看来信得过、靠得住的“金疙瘩”，忽然都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老厂长白天在厂子里想，晚上回到家里也想，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

厂办公室的老王，那多好的人啊！成品车间那两个混小子，谁都不服，都知道他们经常搂草打兔子，把产品偷出去自己捞小钱儿，可谁说他们谁倒霉——给你把自行车胎扎个洞、饭盒里放几个死苍蝇……，这还是便宜你，要是赶上他们来了横劲儿，敢抡着斧子砍你的家门，找你拼命！只有老王善待他们，顶着他们的混劲儿到家里和他们做朋友，整

曾经血气方刚，曾经少年心事当拿云，二十多年来，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经历得也不少了，特别是从事警官这一行，三教九流，什么没领教过。人嘛！有什么的？不就是看谁有本事嘛。能者多劳，强者为王，看透了，这世道谁还不是为混口饭吃，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年少时的为美好理想奋斗的梦想还不是象小学课本里的树叶书签那样，黄了，枯了，淡忘了。

刘老师的目光似乎还是像从前那样的善，但绝不是那种逆来顺受似的忍和委曲求全，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柔和，但绝对不是强所司空见惯的一般弱者或犯人为求得宽大处理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她的目光比从前还多了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绝不是一般人的厉害和哥儿们间的争强好胜和盛气凌人。

看着刘老师和这一群普普通通、男女老少的法轮功面前，强二十多年来在滚滚人潮中练就的阅历和本事似乎瞬间在这样的目光中解体，化为乌有。好像重新

回到了那个物质上清贫如洗，心灵却自由快乐的时光，那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那种在寒冬腊月穿上刘老师给买的新棉袄、棉鞋的感觉，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私心间隔的感觉，那么的简单、质朴、而又真实。

这就是法轮功说的那种永远“真善忍”返本归真的境界么？永远美好、自由、快乐，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和外物的变化而变质。

强想到这儿，不知怎的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象是回到了小时候，没妈却又不知怎的忽然见到了妈似的，耳边回响起一首从没听过的绝好音乐：

<如梦令> 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
迷失不知归路。

辗转千百年，
幸遇大法普度，
得度，得度，
切莫机缘再误

…… ……

英子的三天两夜

（作者：南星）

第一天

波音 737 穿过灰蒙蒙的云层缓缓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英子

流泪的青春——一个狱警的故事

他叫强，从天津警官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劳教所，99年江泽民、罗干下令镇压法轮功后，他们单位成了骨干，几乎每天都有送来报到的法轮功学员。加班加点，例行公事，忙得够呛，连女朋友都顾不上陪。时间长了，真有点不耐烦，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法轮功给整下去，我也能清闲清闲，和丽芳泡泡咖啡屋啊！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夕，天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市里，判劳教一年，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排着队受审。

强巴不得快点儿完事，好回女朋友丽芳家包饺子。

轮到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时，强照例低着头做记录，问到她为什么顽固地跟政府作对时，老太太说，“我活这么大，从没跟任何人作对过，我这么大岁数，没做一件愧心事，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我这把年纪，这个身子骨，一身的病，要不是炼法轮功，要不是李师父救度我，我活不到今天。跟姐儿几个去北京就是为法轮功喊冤，法轮功好！要政府还法轮功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强听了，又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老顽固，气得拍桌子大骂，“你她妈的神经病！”猛抬头仔细一

看，蒙了，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自己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强愣了，眼睛一阵模糊……

强命苦，八岁时，妈就得癌症死了，爸是个铁路工人，常年不在家，只好强托给奶奶照管。别的同学都最爱放寒假，盼过春节，强最怕的就是过年了。因为别人都有父母买新衣服，给压岁钱，合家包饺子，放鞭炮，唯独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大年三十，刘老师冒着大雪来接强和奶奶去她家吃饺子，给强和刘老师自己的儿子国子买了一样簇新的棉袄、棉鞋。还给强和国子每人十块钱的压岁钱……

毕业后，一晃就是十几年，后来听另一个小学同学偶然说起刘老师，好像是她得了心脏病，身体特别不好，老伴也得了脑血栓，半瘫，躺在床上，衣食起居全得刘老师照顾。儿子国子也不在身边，去南方下海了。

强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刘老师，她那灰白的头发、瘦小的身躯、连日来的疲倦，都掩蔽不住她目光中的温和、平静、和一种说不清的，一种超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那么的特殊，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动人，强从来没有见过的。

整花了三个月，给他们讲法轮功讲的做人的道理，教他们炼功，带着他们读那本老王天天都在读的《转法轮》，居然最终这两人能掉着眼泪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检讨，从此脱胎换骨，变成了厂子里人见人爱的回头浪子。工人们都说老王是救了两条命啊！可如今，老王因为法轮功多次上访被抓，被判了劳教。

技术科的大李，那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他不像以往分来的知识分子脚底抹油看不上咱这百人小厂，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从来都不多言不多语，没人知道他花了多少业余时间搞那创了名牌的新产品，他待人那份儿和善厚道、礼貌谦逊，工人们都愿意和他谈点儿悄悄话，讨个好主意。可现在，大李因为给国外的法轮功网站提供国内的镇压事实，被判刑入狱了。

厂子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因为抵制被抓去洗脑而被迫离家出走、飘泊在外；有的虽然还在上班，可也是三天两头儿地被当地610和公安局的人纠缠……这不，车间里的小张几个人出了厂子就有人盯着，上周成品车间的小高又因为出去散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公安局的人铐走了……

工厂里人心惶惶，心分几等，说长道短，哪儿还有心思搞生产哪！一向一心搞生产的老厂长，

面对这无法凭自己的能力而扭转的现状，他怎么还能说笑得出来呢？

老厂长程诚心里堵得慌，想不明白，又没地方可说。唉！厂里这三十来个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象电视里说得那样红鼻子绿眼、恐怖吓人、疯疯癫癫、六亲不认的，也没有什么结党拉派、另立山头、对抗政府的呀，我老程天天和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一个个就象水晶似的，干净透明得让你一看见底，个个和善、堂正、勤恳、谦虚，他们所在的科室和班组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地方。

往大处想想——这些法轮功学员简直堂正到了不会拐弯儿的程度，越是风头上越要把话讲明白，为了做好人能不怕丢掉性命，也真是让人敬佩啊！我程诚虽然没炼法轮功，可也没少听这些法轮功学员们跟我念叨法轮功修炼的理儿，高的咱不敢信，什么神啊佛的，可法轮功教导人做好人，为他人着想，讲道德，这总没有错吧。人各有志，你不信神佛，也不能不准许人家信，再说了，人家信神佛也碍不着你哪儿，咋就那么不能容呢？！

俩月前，市里和公安局的人来厂子里“调查”，说是厂里的一个法轮功学员给市里领导写信，大摆法轮功利国利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处；指出对法轮

功的镇压是江泽民、罗干一伙为了肮脏的私欲和权利迫害善良。

老厂长心如明镜，后勤的老吴早就跟自己说过，要给市领导写信，讲明法轮功的真相。用老吴的话说，是要让人们在真正了解法轮功以后，有一个摆正自己位置的机会。面对上面来人“调查”写信的事儿，老厂长心想，给市里领导写个信有何不可？堵着人家嘴整治人家，也太不公平了吧。老厂长一直策略应对着上面的“调查”，暗中保护着老吴。

老厂长没了笑脸儿，也从不说什么，每天人们看到他只是背着手，面色沉重地在厂子里各处转转，默默地看看，然后回自己的办公室，直到下班，才见他拎着他那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无精打采地跨上他那辆已经很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究竟什么原因，人们已经感觉到环境被污染了，气候变坏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不断出现。人保护自己的本能使人们开始着手治理环境。

燃煤锅炉造成空气中粉尘量增多成为人们认可的污染原因之一，欣欣厂遵循市里的统一指示，决定把提供全厂职工用水的燃煤锅炉换成新式烧煤油的高压锅炉。

这天，锅炉厂厂长老赵带着技术员到厂里来做第一次安装后的操作试用。老厂长程诚叫上后勤的老吴和另外一个后勤管理员，一同参加试用全过程。

新的高压锅炉安装试用了！厂里好象出了大喜事儿似的，引来一群工人在锅炉房周围探头探脑好奇地观看。

水温表显示 100 度了，奇怪的是水不返回炉；110 度——也不返回炉。老厂长程诚有点不安地问锅炉厂的技术员：“怎么不回炉呢？不会出什么事吧？”

技术员显得心里没数，吱唔着：

“应该不会吧……”

120 度——水还是不返回炉。在场的人都开始不安起来。

没等技术员再张口说话，只见锅炉上一寸粗的排水管热气蒸腾，

“呲——”，带着刺耳的尖声，

120 度滚烫的开水冲出排水管，强大的水龙带着蒸汽，就象一条翻滚的白龙顺势排灌下来，只听站在排水管下面一时跑不出来的老厂长高声大叫：“天哪！我算是交待了！”

见势不好，老吴冲着老厂长大声喊道：“老厂长，我是老吴，您如果相信法轮大法，您心里就想没事儿！烫不伤！”

老厂长脱口而出，大声喊着：“我信！我信！”

120 度蒸腾的水龙，浇在老厂长的头上、脸上、脖子上，顺势流向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我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老人悠悠地开口，“那时候，我是一名大学讲师，前一天我还是受学生们尊敬的导师，第二天我就成了‘臭老九’，我被拉去游街、被我的学生吐痰。我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学常识讲给了学生，就这一个理由我成了反革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三五不时的就被自己的学生拉出去批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我，所有的教师都是‘臭老九’，西方国家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毒的，在那个到处都布满了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上一句公道话。是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听了那几个所谓可以代表党的人的话，但，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国家损失了最最宝贵的十年，当别人都进入了小康水平，我们还在和饥饿搏斗。而今天，如果一个人连做好人的权利都没有，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你可曾想过后果？”

说到这儿，老人别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而我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是呀，如果做好人是错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如果善良被打压下去，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你让他们等？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等了，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儿？而，做一做表面功夫？如果做好人都要藏着、躲着，你觉的正常吗？什么是真正的为国家负责、为后代负责？你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难道委曲求全就会有了吗？难道做一做表面功夫就会有了吗？安定的生活？什么是安定的生活？只有当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而人民也才有安定的生活呀。你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你会有正确的选择的。”说完，老人抱着那一大束玫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为自己脸红。低头看着手中的玫瑰，那红色的纸面上的每个字好像都会发光。又一阵风吹来，我闻到了一阵清香，不是满街那代表爱情的玫瑰的味道，而是我手中这朵有着真相的纸玫瑰传出来的，在满是玫瑰味道的街道上，这香气是如此的淡雅、如此的脱俗！

抬起头，对着灿烂但不温暖的阳光我抿嘴一笑。情人节！我怎能让它虚度？现在，我要去找阿奇，要那些他以前一再让我看而我却拒绝的真相材料，即使没有折成玫瑰，我相信，那也是美丽的、也是飘香的！（【明慧网】2002 年 2 月 12 日）

少钱？”我一边翻口袋一边问。即使现在的我并不需要玫瑰，但我怎么忍心拒绝这老人。“不要钱。”说着，老人拿出一朵玫瑰递给我。“不要钱？”我茫然的接过。“这是假的？”拿到手里的一瞬间，我忍不住自己的惊讶。说完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是假的，纸做的，不过里面却是真相。”好在老人并不介意，仍是温温和和的。“真相？”我疑惑地看这手中的玫瑰。看到那火红色的纸上，布满了金色的字，最外层的花瓣上的字比较大一点。“法、轮、大、法、好”——我沿着花瓣上的字一个个的念出声。“你是大法弟子？”在我脑海中只有象阿奇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有可能写这样的字。谁知老人却摇摇头。“不，我不是。我妻子是。”“您居然不反对？”我惊讶极了。我只是阿奇的女友，公安、片警、610 办公室的人还经常光顾我家。而他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可想而知找他麻烦的人更多，而他居然还帮他妻子的忙？“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老人看起来比我还惊讶。“是这样的。”我舔舔嘴唇，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男朋友，他也炼法轮功。本来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但，国家取缔了法轮功。而他还一直的坚定。所以——我们的婚事就一直地放着。这两年来，我已被整的很烦，经常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前几天，他又一次被送进监狱，我找了好多关系，花了 5000 元又帮他写了‘保证书’才把他保出来，但他居然说我不该帮他写保证。我、我要求的不高，我也没叫他放弃修炼，只是希望他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的男友人怎么样？”老人静静的听我说完开口。“人？很好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对于这一点我是相当肯定的，我和阿奇已认识五年，这五年中身边有多少朋友的男友或喜新厌旧、或脾气暴躁。唯有阿奇不仅对我感情专一，还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对我的父母、对任何人都是那样的温和、友善，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捡到了宝，要我好好珍惜。

“那么，是法轮功教他做一个坏人吗？”“当然不是！”怎么说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里面，虽说理解不深，也知道是教人做好的。“那么，你替他写保证，是保证什么？保证不做一个好人吗？”“嗯？保证、保证不上北京、不发传单——”我有点语塞。“他们上北京是为了什么？发传单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是去闹事吗？”“不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说明真相，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被冤枉了。但，他们可以等呀，等到时机成熟、等到——”

全身，只见程厂长用手糊撸着被水浇得睁不开的双眼，寻找着逃路。

蒸汽冒着白烟在锅炉房门口翻滚，站在外面的工人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当老厂长冲出锅炉房时，他已浑身是水，全身湿透。他喘着粗气，用手擦着脸上的水……当看到围观的职工们一双双惊恐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老厂长突然敞怀大笑：“哈哈……就象洗了个凉水澡！哈哈……”，他笑得那么痛快，脸上一片灿烂，厂里的职工们一年来又一次看到了老厂长的笑容。

赵厂长、技术员和越来越多的厂里的职工们聚拢过来，看着眼前发生的神奇，感慨、惊叹！

老厂长走到老吴面前，激动地拉起她的手说：“老吴啊，当时你的话一出口，我感到有股强大的力量让我相信，当脑子里一想到‘信’时，一股凉气从头流到脚，感觉很舒服。嘿！这一浇把我浇醒了，这回我完全相信法轮功了，法轮功神奇！真的有威力啊！”

老厂长浑身湿漉漉地跑到厂房大门口，冲着厂房里的人们大声喊：“法轮大法今天救了我的命，今后我也炼法轮功！如今好人太难找了，我们厂子里谁不知道，炼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做好人没错！如果我们人人

都做好人，那些总想整人的人他整谁去？！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来学法轮功！”

高压锅炉安装试用发生的神奇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在厂里传开了；又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在市里也传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厂从领导到职工，对法轮功从根本上改变了看法，在老厂长的提倡和鼓励下，厂里开办了学法班，不少职工学炼法轮功了，正信从此融入人心，百人小厂舒畅和谐的气氛中又多了凝聚的堂正之气。

那一天，610 办公室的人和公安分局的三个警察驾车闯进了工厂的大门，他们直奔厂长办公室。

“嘭”的一声警察推开了厂长办公室的门，四个人冲进屋里，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拉开架势站在了老厂长座椅的两侧，610 的黑胖子奸笑着说：“程诚，跟我们到 610 去说说清楚吧？”

老厂长慢慢摘下老花镜，不紧不慢地问道：“610？那是个啥？我凭什么跟你走？你是什么人？”

黑胖子噎得直翻白眼儿，一个警察马上解围，“这是市里 610 办的胡科长。”

黑胖子缓过神儿来吆喝着：“程诚，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居然敢在厂里大肆宣扬法轮功！今天来，就是要把你和吴玉清送人！做好人没错！如果我们人人

到转化班去，去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功……”

“哈哈……”老厂长突然大笑起来，“了解法轮功还用你们押着我去洗脑班？在这厂子里我已经了解了六年了！被你们抓起来的那都是好人啊！我问你：这做好人的人被抓起来，那抓人的人能是什么人？你们的转化班能让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你有几条小命？”老厂长说完又戴上老花镜继续读摊在桌上的第四季度工作报表。

黑胖子向警察使了个眼色，两个警察把老厂长从座椅里架起来往厂长办公室外面拖。

“放开我！你们这些政治打手！”老厂长想努力挣脱开，可是两个警察把他架得紧紧的。

刚跨出厂长办公室的门，四个打手就惊恐得目瞪口呆——近

百名职工齐刷刷地站在院子里，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近百双眼睛见证着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警察傻了眼，架着老厂长的手瘫软地松开了。

“你们凭什么抓程厂长？”

“你们这是绑架！”

“随便抓人还有没有王法！”

“你们抓好人是在助纣为虐！”

“善恶有报！别拿自己的生命给邪恶垫背！”

……………

看着全厂职工的凛凛正气，再看看那四个人灰溜溜的狼狈，老厂长再一次敞怀大笑：“哈哈……你们好好看看吧！正信不可欺！这就是我了解的法轮功的真相！”（【明慧网】2002年3月14日）

纸玫瑰

文/涤凡

值得吗？我再一次问自己，值得为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如此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吗？我要求的过份吗？不！绝不！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所要求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很平凡但安定的生活，可是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我的男友阿奇炼法轮功。这没什么不好，在两年前我对于这个从没有过任何意见。我知道这个功法没有什么坏处，也看过一遍《转法轮》知道这是教人向善，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好功法，如果不是禁止，说不定我也开始炼了。但，被禁止了，本以为阿奇会停止他的修炼，因为他一向是听从领导的安排的。在单位里，不管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即使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也从没说过什么。但，这一次，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写材料。当然，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拘留，提审。若不是他所在的单位一再为他担保，他早就被判刑了。作为他的女友，我也被提审过几次，两年来为了他的事情我不止一次的到处奔波，托熟人、找关系。这一次，为了使他能够早出来还帮他写了保证。我自问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他早点从监狱里出来。只是希望他能够做点表面功夫，在警察面前不要再那么坚定，说个不炼，哪怕他还在家学他的法、炼他的功，我准定不说什么。但，别说做表面功夫了，今天他知道我替他写了保证后还和我吵了一架。当然，说吵架也有点夸张，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吵，他只是说我不该替他写保证。不该？我不写保证他能出来吗？我愤愤地想。在吼完心中的不满后我就摔门而出，连外衣都忘了穿，虽然现在我被这初春的寒风吹的有点哆嗦，但我也不想回去拿外衣，在他没有放弃法轮功之前我再也不要理他了。我受够了这种时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日子，受够了看别人嘴脸的日子。

“孩子，拿朵花吧。”一个温暖的声音穿透我愤恨的思想。抬起头，看到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满头的银丝、笔挺的西装，一脸的正气，手里还拿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对了！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本打算和阿奇在一起度过的，现在——不想他了，再也不要想他了！在心中我再一次告诉自己。

“孩子，拿朵花吧。”见我不说话，老先生再一次开口。“啊？”我吃惊地看着他，原来这老先生是卖花的呀，刚才没反映过来他说什么，看见他抱着这么一大束玫瑰还以为这老先生思想新潮，也学年轻人追寻浪漫，现在——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儿女不孝的画面。“多

民谣：

唤 同 胞

大法弟子劝世人，
闲暇无事动脑筋，
自从九二传大法，
现在已是十秋春。
大法传遍全世界，
已有弟子上亿人，
大法弟子真善忍，
世界公认是好人。
唯独中国大陆内，
迫害弟子丧天伦，

自从九九七二零，
大法弟子大难临。
背后到底谁指使？
邪恶独裁江泽民。
贪官污吏它不管，
工人失业它不闻，
耗资五十多个亿，
修监造狱圈好人。
秘密指令众恶警，
言谈举止恶狠狠，

打死就算是自杀，
株连九族迫害人。
杀人放火可不管，
无端迫害炼功人。
公安干警齐上阵，
各种刑具寒人心，
打骂烧冻全用尽。
抄家罚款逼离婚，
判刑下岗强流产，

之力倒是撬开了，但乱插管子灌到肺里去了。我看她说话的时候，好像忍着泪呢，可能因为同情吧。”

周敏气愤警察，又伤心母亲。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政府一声令下，便再无宁日。宣传批判，搜查揭批，抓人关人，哎，……母亲能不能挺得过去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为什么受欺的总是好人？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下去？

周敏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走进母亲的病房。咦？她一眼看见母亲的床头柜上多了一大束洁白的百合花。九枝。莫非是她？周敏的眼前现出那个女顾客不太摸得透的表情。花束旁边垂着一张卡片。周敏拾起来，上面是似曾相识的字迹：“百合花开，冰清玉洁。如同你心，纯贞圣洁。冬去春来，花开遍野。”

周敏心里一热，连忙跑出去问护士谁来过了。小护士看周围没人，小心地低声说：“就是那个女大夫啊。”她特意加重了“那个”的语气。周敏明白了，就是监狱医院的那位。

她轻步回到母亲的床前，坐下，轻抚母亲的短发，既欣慰又伤心。沉寂。

沉寂中，时空好像凝固了。周敏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母亲的面容。忽然，她的目光中飘出一丝爱怜的笑意。——原来她发现母亲的脸上隐隐透出一层辉光，竟是如此的圣洁而美丽。

【妈妈，请您听儿说句话】



妈妈，我明天就要离开家，
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也许孩儿再也回不了家，
不能为您数头上的白发。
妈妈，请您擦干脸上的泪花，
您从小教儿必须说真话；
大法教会了孩儿“真、善、忍”，
让孩儿懂得怎样做好人。
妈妈，请您不要为儿牵挂，
自古为真理总会付出代价；
孩儿不怕脚下那艰险的路，
再多的苦难儿愿承受它。

妈妈，请您听儿说句话，
功名利禄儿并不看重它；
孩儿只愿有一颗光明的心，
何惧会有多少的风吹和雨打。
妈妈，让孩儿再叫声“妈妈”，
生命怎能背离宇宙大法？！
为了让迷途众生得救度，
付出一切儿也不会害怕。
妈妈，您含辛茹苦将儿养大，
为捍卫真理儿要去说真话，
当您看到那朵朵报春的梅花，
妈妈，请您为孩儿骄傲吧！

奸污毒打丧天伦。
直到二零零二年，
害死一千六百人。

为了欺骗老百姓，
新春佳节演自焚，
岂知做贼事不妙，
荒唐可笑成丑闻，
漏洞百出疑点多，
狗嘴岂能对马唇。
敬请同胞想一想：
它们是在笑话您！
大法弟子不杀生，
自杀不是修炼人。
有了人身能修佛，
没有自己修何人。
新春佳节喜庆日，
有人自焚天安门？
事事都是那么巧，
拍摄镜头那么准，
不偏不斜不远近，
正对自焚者面门。
修炼四年王进东，
双腿散盘天安门。
汽油烈火烧上身，
塑料瓶儿烧不化？
再看医院更是怪，
烧伤竟用布包身。
难道不怕流脓水，
会把白布沾一身。

身体烧得那么重，
包得太严啥原因？
十二岁的刘思影，
切开喉咙插上管，
要想说话难发音，
可是记者采访她，
又唱又说那么真？
世界罕见大笑话，
不幸出在天安门，
中华尊严全丧尽，
此罪应当归何人？
不要为了那点钱，
非要制造假新闻，
聪明反被聪明误，
害国害己害人民！

同胞们快醒醒吧！
别受它们欺骗了，
觉者慈悲救世人，
这可不是迷信呀，
大法弟子遍世界，
难道都是那么傻？
别看中国不允许，
好多国家洪传他。
相生相克宇宙理，
敬请同胞心里明。
耶稣下凡来度人，
承担苦难十字架。
释迦牟尼传佛法，
当时魔难也很大。

善恶必报是天理，
别看恶警在逞凶，
必有恶报等着它。
面对邪恶害大法，
望您说句公道话，
多行善事做好人，
魔鬼见您都害怕！
江罗集团耍流氓，
无间地狱留不下，
只是你们不知道，
世界都在谴责它。
做个好人不会错，
支持正义不要怕。
保护大法和弟子，
善有善报您全家！

同胞们快醒醒吧！
人来一世为了啥，
恩恩怨怨几十载，
争争斗斗好累呀！
来去匆匆很短暂，
临走你能带走啥？
放下执著修佛法，
人生意义才伟大。
法轮大法是正法，
镇邪灭乱威力大。
千万您别反对他。
即日就要天地明，
您能幸运赶上他！

寓言：蚂蚁与人

蚂蚁们正在阳光下忙碌着，小多多蹲下来看蚂蚁，影子遮住了阳光。

群蚁大惊：是什么遮住了阳光？

蚂蚁甲：好像是一种庞大无比的生命，会不会是传说中有一种比蚂蚁高级无数倍的高级生命，叫做人。

蚂蚁乙：是有这么一种传说，无数年了。

群蚁们议论纷纷。也有不信的，最大理由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眼见为实耳闻为虚。要真有人说的话，你们有本事找个人来我瞅瞅，我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当然就不信。”但有“人”存在的传说还是在蚁穴中广为流传。

消息传到蚁王耳朵里，蚁王勃然大怒：“什么！有什么生命能超过我至高无上的蚁王。”于是在全蚁穴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讲科学，反对迷信的大规模宣传活动。

无奈，关于人的传说已深入蚁心，无法被宣传改变。

蚁王得知，疯狂叫嚣：“我就不信‘无人论’战胜不了‘有人论’。给我从小蚂蚁灌教起来。”全蚁穴内相信有人存在的蚂蚁必须在他们的生命与信仰间做出选择，小蚂蚁必须在毕业考试时通过“人好，还是蚁王好”的答卷。

小多多起身走了。后来一不小心，蚁王被人踩死了，可怜受蒙蔽的蚂蚁大众还是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还在想天下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人”的生命存在。（【明慧网】2002年3月13日）

永远的百合花

周敏将最后一枝雏菊插进花篮，退后了两步，左右观赏了一下，色彩、造型俱佳。

她填好地址卡片，连同花篮一起放在柜台角上，等一下小文回来后就可以给顾客送去了。周敏看看表，三点多。再过两个小时，自己就下班了，得快点去医院。想起昏睡在床的母亲，周敏神色转黯，眉头不自禁地蹙了起来。

一阵悦耳的铃铛声，周敏扬起脸，一位女顾客步入花店，短发齐耳，衣着平淡，不太看得出个性。她冲周敏动动嘴角算是笑容，示意性地点了点头，便开始浏览一室鲜花。红玫瑰、蝴蝶兰、郁金香、康

乃馨、天堂鸟、波斯菊……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一大簇雪白的百合花上。女顾客不由自主地蹲下身，深深地嗅了嗅。

周敏走过去招呼客人：“怎么样，小姐，选好了吗？是不是喜欢百合？”女顾客站起身，轻轻笑了笑，“是啊，这花儿不错。麻烦你给我九枝，杂一些满天星，包起来。”

周敏一边整理着花型，一边跟女子聊天，“小姐送花给朋友啊？”女顾客若有所思，斟酌着字句缓缓地说：“哦，不能说是朋友。不过，……，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象她那样坚强的人。有些东西，一直以为书本上才有，可她……不怕你笑话，她带给我的那份震撼与感动，让我流泪啊。”周敏不便表态，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随口答道：“是啊，还真有这样的人？”

女顾客接过扎好的大束百合，抱在胸前，看着周敏点了点头，眼神中有种闪烁的距离感。

下了班，周敏骑车赶去医院。

一周前，当周敏被居委会和警察叫去时，才听说母亲得了肺炎，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可能是监狱不愿承担责任吧，今天周敏被告知母亲已被转到这家地方医院，家属可以探视了。

自从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被抓进监狱后，周敏已经将近半年没有见过母亲了。此次乍见，她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母亲骨瘦如柴，脸庞肿胀。护理时，她发现母亲牙龈都是淤血，门牙掉了一块。

周敏下意识地感到可能不仅仅是肺炎那么简单。

她去找主治王医生问怎么回事，王医生吞吞吐吐，说他只管治疗，病人康复后还要送回监狱，其他的事要问问警察去。押送的警察一早就扔下母亲跑了，哪儿问去？谁敢问？周敏心底里有股东西在压抑中渐渐升了上来。

周敏在母亲床前落泪。来扎点滴的小护士看见了，颇为同情，悄悄跟她说，“周小姐，我告诉你，你不要讲是我说的。刚才送你妈来的那个监狱医院的女大夫，等警察走后，找空跟王大夫和我交代了一下病情。因为涉及到法轮功，她也没敢说太多就回去了。你妈因为抗议关押而绝食，被警察多次拉到监狱医院强行灌食。警察特狠，七八个彪形大汉摁着，剪刀、铁棒、麻醉剂，连点穴都用上了。可你妈更硬，折腾几个小时，嘴也烂了，牙也崩了，楞是没撬开。那女医生说每次她都在场，目睹整个经过，但无能为力。最后一次费了九牛二虎